

人类救主

IOANNES PAULUS PP. II

REDEMPTOR HOMINIS

ai venerati fratelli nell'episcopato ai sacerdoti e alle famiglie religiose
ai figli e figlie della Chiesa e a tutti gli uomini di buona volontà
all'inizio del suo ministero pontificale

4 marzo 1979

一、祖业

1. 走向公元二千年
2. 新任教宗的最初几句话
3. 信赖真理和爱的圣神
4. 参照保禄六世的第一篇通谕
5. 集体性和使徒事业
6. 走向基督徒合一的道路

致可敬主教、司铎、修会会士、教友们，以及善心的人们：
诸位可敬的弟兄和亲爱的子女们，我问候并祝福你们。

一、祖业

1. 走向公元二千年

人类救主，耶稣基督，是宇宙和历史的中心。在此教会和今日人类大家庭所生活的世界的重要时刻，我的思想和我的心指向基督。事实上，在我极爱的先教宗若望保禄一世以后，天主在他隐密的计划中，把与罗马圣伯铎宗座相连的普世工作托付给我的时刻；已快接近公元二千年了。在此时刻很难说那一年将为人类历史留下什么样的痕迹，或带给每一个民族、国家、地方及各大洲什么东西，虽然已作了预料某些事件的努力。为教会，天主的子民，虽然不平均地，已传到世界最偏远的地区，那将是伟大的喜年。我们已在接近这一日期，除了年代学正确性所加予的修正外，这一日期将特别提醒我们叫我们记起，圣若望在他所传福音的开端所表达的信仰的主要真理：「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注一），以及：「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注二）。

我们也有一点像是在一个新的将临期中，一个期待的时期中：「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藉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藉着自己

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注叁)藉着曾成为人并生於童贞玛利亚的圣子，他的圣言。在这种救赎的行为内，人类历史在天主爱的计划中，达到了顶峰。天主进入了人类的历史，并且以人的身份成了此历史的角色，是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可是同时他是唯一的！藉着降生奥迹，天主给予人类生命，他从起初就想给的幅度；他决定性地赐下了这个幅度——以他特有的方式，保持他永恒的爱和仁慈，以及天主的完全自由——他慷慨地赐下了它，使我们在思考原罪和人类罪恶的整个历史时，在思索人的理智、意愿和心的错误时，能惊讶地重覆圣礼仪的话：

「啊！幸运的罪过……你为我们赚得了如此伟大的救主！」(注四)。

2. 新任教宗的最初几句话

去年十月十六日，我的感觉和思想是指向救主基督的，在依法当选後，我被问道：「你接受吗？」我於是回答说：「因着在信仰中服从我主基督，并依赖基督之母和教会之母，虽有极大的困难，我接受」。今天我愿把这次答覆向所有的人公开，如此显示在以上所提第一个基本真理降生奥迹，与因为我接受被选为罗马主教和伯铎使徒的继承人，而成为我特有任务的职务之间有着关连。

我选择了我最爱的前任若望保禄一世相同的名字。的确，当他在一九七八年八月廿六日向枢机团宣布他要被称为若望保禄时——这种双重名字在教宗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我看出了新教宗恩宠的有力号召。既然此一任教宗仅维持了叁十叁天，我不但要继续他，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我要从那同一的起点开始。因着我选择这两个名字肯定了这一件事。因追随我的前任而选择这两个名字，我愿意像他一样表示我对若望廿叁世及保禄六世教宗所留下的独特遗产的敬爱，以及我个人藉天主的助佑发展此遗产的决心。

经由这两个名字和这二位教宗，我与宗座的整个传统，以及二十世纪中和先前世纪的先任教宗相连在一起。藉着上溯遥远时期和以後不同时代的代代相传，我和伯铎宗座处于教会完全特有的地位所有使命和职务相连。若望二十叁世和保禄六世是我愿意直接参照的一个阶段，连同若望保禄一世，作为我继续走向未来的跳板，让我以无限的信心和服从，接受基督许下并派遣给教会的圣神的领导。在他受难的前夕，他向使徒们说：「我去为你们有益，因为我若不去，护慰者便不会到你们这来；我若去了，就要派遣他到你们这来」(注五)。「当护慰者，就是我从父那要给你们派遣的，那发於父的真理之神来到时，他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注六)。「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注七)。

3. 信赖真理和爱的圣神

因着我完全地把自己托付给真理之神，我才进入近代几位教宗富裕的祖业之中，这项祖业以全新的方式，前所未见的方式，使教会的意识深深生根，此乃由於若望二十叁世所召开并揭幕，以及保禄六世後来成功地结束并恒心执行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我有幸能就近看到教宗保禄的行动。我一直惊讶他深刻的智慧和勇气，以及在他任内的大公会议後的困难时期中，所表现的毅力和耐心。身为伯铎之舟教会的舵手，教宗保禄知道如何保持天赐的平静和平衡，即使是在最危险的时刻；当教会看来好像从内部受到颠覆时，他常镇定地保持教会坚固中的希望。圣神经由我们时代的大公会议所说的一切，圣神在此教会中向一切的教会(注八)所说的一切，除了引领天主的子民走向更成熟稳固，意识其救恩的使命外，不会

引到其他方面去——虽有短暂的不安。

保禄六世选择了教会今日的意识，作为他《他的教会》主要通谕的主题。让我首先引述此通谕，并在我第一个文告中与它相连而为现今的教宗任期揭开序幕。为圣神所启发和支持的教会意识，日渐深切明了教会的神性奥秘和她人性的使命，甚至於她的人性弱点——这种意识是，也应该常是爱教会的第一源流，而此爱转而有助於加强和加深她的意识。保禄六世留给我们如此精明的教会意识的见证。经由组成他教宗任内的如许事情，多次是引起痛苦的事，教宗保禄教导我们对教会的无畏的爱，教会就是大公会议所说「是一件圣事，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注九）。

4. 参照保禄六世的第一篇通谕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教会的意识应该与普世性的开放平行，为使所有的人能在教会内找到外邦人使徒所说的「基督不可测量的富藏」（注一〇）。这种根本上是与教会本质的了解和教会自身真理的确定相连的开放，基督对此曾说：「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注一一），是这种开放给予教会使徒性的或谓传教性的动力，而完整地表白并宣报基督所传授的全部真理。同时，教会应该继续举行教宗保禄在他的《他的教会》通谕中所称的「救恩的会谈」，他同时具体地区划了进行此会谈的不同活动围（注一二）。今天在重提给予保禄六世任内工作计划的这一文件时，我不断感谢天主，因为这一位伟大的我的前任，他实在也是我的父亲，他知道如何向外展示教会的真实面貌，虽然大公会议後，教会感染了多种内部的弱点。这样人类家庭似乎越来越感觉，在整个人类不同的存在领域中，基督的教会和她的使命和服务，为人类是如何的实在需要。目前这种对教会需要的感觉较之教会内部的攻击还要强，包括抨击教会组织与架构，圣职人和他们的活动。这种成长的批评定有许多原因，可是我们越发肯定他们对教会并非没有诚恳的爱。无疑的，这种批评所表现的倾向之一是克服所谓的凯旋主义，对于这一点在大公会议中有过不少争论。为了附合教会导师的榜样，因为他是「心谦的」（注十三），教会也要以谦德为其基础；对于组成她人性特点和行动的一切，教会应该有批判的意识，并且她常应对自己的要求要高，不过批评也该有它的限度。否则它不再是建设性的，而且不再显示真理、仁爱和感激，因为我们所以能分享恩宠，主要而完全地是在教会内并经由教会。况且，这种批评并不表达服务的态度，而是想促使别人符合个人自己的意见，这种意见往往是以非常轻率的作风所传开的。

应该感激保禄六世，因为他一方面尊重不同的人类意见中的每一部分真理，同时他却维护小船舵手的天意的平衡（注十四）。我——经由若望保禄一世——几乎直接从教宗保禄所受托的教会，不会没有内部的困难和紧张。不过，同时她内部更形坚强抵抗过度的自我批评：可以说教会面对多种轻率的批评更能辨别，对许多的「新花样」更能抵御，分辨的精神更形成熟，更能从她永恒的宝库中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注一五），更专心於她自身的奥迹，为的是更能实行她救众人的使命：天主「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并得以认识真理」（注一六）。

5. 集体性和使徒事业

不管表面如何，教会现在更同心协力地服务，并更觉醒使徒的工作。这种团结是来自梵二所说的集体性的原则。基督亲自把这项原则，作成以伯铎为首的十二使徒团的要素，基督还是继续在主教团中重振此原则；主教团在全球与日俱增，却

保持与圣伯铎的继承人团结一齐并服从其领导。大公会议不但提出集体性的原则：大会给了它无限的新生，为了表示愿意有集体性的常设机构，除了其他的事以外，教宗保禄设立了世界主教会议，其工作不但给予他教宗任内新的幅度，也在以後若望保禄一世和他不称的继承人就任之日起就明白地反映出来。

集体性的原则在大公会议以後的困难阶级中，特别显示它的切身，每当主教团共有的一致立场——主要是经由世界主教会议与伯铎继承人团结一起所表现的——有助於破除怀疑并同时指出教会在普世幅度上革新的正确道路时。的确，世界主教会议是《在新世界中传福音》(注十七)通谕中所称福音传播主要动力的源泉，该通谕是那麽愉快地被接纳，作为使徒性的和牧灵革新的工作计划。上次教宗保禄逝世前一年，专门讨论教理讲授的世界主教会议的工作，也是根据这一路线。该次会议的成果，还需要宗座来整理并发表。

既然我们在讨论主教团集体性表达方式的清楚发展，至少也应该提出教会内各地的全国性主教会议，以及其他国际性的或各洲的集体架构的强化过程。也要依据教会几百年的古老传统，应该注意教区会议、教省会议及全国主教会议的活动。大公会议的意思，也是保禄六世一向愿实践的本意，要使教会数世纪所试验过的这些架构，以及其他主教们集体合作的形式，如总教区的架构——不提每一个别教区——应该重振它们本有的地位，以及它们在教会普世的合一中所有的特色。这种合作的精神和共同负责也在司铎之间展开着，大公会议以後所建立的许多司铎谘议会可以证实。这种精神也在教友中展开，不但加强已存在的教友使徒工作的组织，也创设了新的组织，它们往往有不同的外形和出色的活力。况且，教友们意识到他们对教会的责任，在教区会议，堂区和教区的牧灵委员会中，自动地投身与牧人和度献身生活修会的代表们合作。

我应该在任教宗之始，把这一切默存脑中，作为感谢天主的理由，热切地鼓励我的所有的兄弟姐妹们，以衷心的感激记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和我的伟大的前几任教宗，他们为教会兴起了新的生气，是强於怀疑、颓丧和危机的症状的运动。

6. 走向基督徒合一的道路

对一切从新的大公方向所发出的创新我要说什麼呢？令人难忘的教宗若望二十叁世，以合乎福音的清楚思想提出了基督徒合一的问题，那是我们的师父耶稣基督自己意愿的一种结果，这个意愿是耶稣在数次的机会中所表示，在他死的前夕在晚餐的祈祷中特别表达的：「我祈求……父啊……为叫他们合而为一」(注一八)。梵二大公会议具体地以大公主义法令答覆了这一要求。教宗保禄六世运用基督徒合一促进秘书处，开始了为达成此合一的道路的困难的初步。是否我们已走得很远了？不必去做仔细的答覆，我们可以说我们已有了真实而重要的进步。而且一件事是确实的：我们曾心而又踏实地工作过，而其他基督教会和团体的代表，也曾与我们一齐埋头苦干，因此我们由衷地感谢他们。同时也可确定，在现代基督宗教和世界的历史环境中，我们看出唯一能达成教会普世性使命的可能性，尤其是有关合一的问题，是诚恳地、心地、谦逊而勇敢地寻找能拉近和团结的方法。教宗保禄亲自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因此我们应该追求合一，而不必因为路上能遇到或累积的困难而灰心；不然，我们会不忠於基督的话，不能完成他的遗嘱。我们有冒这种险的权利吗？

有些人遭遇困难或他们认为大公的初步努力结果是消极的，於是就想放弃。有的甚至於表示这些努力对福音是有害的，在教会内导致更深的决裂，对信仰和伦理问题引起思想的混乱，并且最後产生特殊的「信仰无差别论」。说出这些意见的人表达出他们的恐惧是件好事。不过，就是这方面，正确的限度也应该保持。很明显的在教会生命的这一新的阶段，要求我们有特别警醒的、深切的和负责的信仰。真正大公的活动是开放、接近、运用交谈并以完全福音的和基督徒的意义去共同探求真理；而绝不是，也不能是放弃或削弱教会一直表白和教导的神性真理的宝藏。对所有，无论是出于什麼动机，想劝教会放弃促进基督徒全面合一的人，我们再一次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有权不这样做吗？我们能不信赖——尽管有人的一切弱点和过去几世纪的一切错误——最近在大公会议中藉圣神所说和我们所听到所启示给我们的我主的圣宠吗？假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否定了有关我们自己的真理，圣保禄对此曾有力地说过：「因天主的恩宠，我才成了今天的我；他赐给我的恩宠没有落空」（注一九）。

我们刚才所说的也应该用在——虽然以不同的方式和该有的区别——与非基督宗教的代表交往的行动上，经由交谈、接触、共同祈祷、研究人类精神生活的宝藏等来表示这项活动，我们知道，这些宗教的人士对精神生活并不匮乏。有时候非基督宗教的信徒的坚强信仰——这种信仰也是真理之神在妙体的有形界限以外所引发的成果——能叫基督徒惭愧，因为基督徒时常如此易於对天主所启示和教会所宣报的真理表示怀疑，而且如此偏向对伦理原则的松懈，对道德的放宽大开方便之门。有心了解每一个人，分析每一种体系并承认正直的事，是一项崇高的事；这绝不是表示对个人的信仰失去了信心，或减低了伦理的原则；缺乏信仰和伦理原则，很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会觉察出来，并带来可悲的後果。

二、 救赎的奥迹

7. 在基督的奥迹以内
8. 救赎是新的创造
9. 救赎奥迹的天主性幅度
10. 救赎奥迹的人性幅度
11. 基督的奥迹是教会使命和基督宗教的基础
12. 教会的使命与人的自由

二、 救赎的奥迹

7. 在基督的奥迹以内

当这一世纪的大公会议安排教会要走的路，前任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第一件通谕中所指出的路，要继续成为在一段很长的时期中我们应该遵循的路时，我们同时在此新阶段可以正当地问：我们应该如何、以何种方式继续呢？我们应该做什麼，为使教会新的与接近二千年末相关的将临期，带领我们更接近圣经所称的「永远之父」（注二一）？这是新教宗以在信仰中服从的精神，在接受相当于基督所给伯铎命令的召唤时，应该自问的问题，基督曾多次命伯铎说：「你 养我的羔羊」（注二二），就是：你做我羊群的牧人，另外又说：「待你回头以後，要坚固你兄弟」（注二叁）。

亲爱的弟兄、子女们，对此问题应该给予一个基本而主要的答覆。我们的答覆应

该是：我们的精神是放在一个方向上，为我们的理智、意愿和心的唯一方向是——向着我们的救主基督，向着人的救主基督。我们愿意看着他——因为除了他，天主子以外，没有别的救恩——重复伯铎所说的：「主！唯唯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注二四）。

藉着大公会议所已经相当发展的教会意识，藉着此意识的各个层面，并藉着教会表达、找寻和坚定自己的各种活动，我们应不断地对准着他「他是头」（注二五），「万物藉他而有，我们也藉他而存在」（注二六），他是「道路和真理」（注二七）以及「复活和生命」（注二八），见到他，我们就看到天主（注二九），而他必需先我们而去（注叁〇）——就是因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以后的升天——为使护慰者来到我们中间并且现在如真理之神（注叁一）不断来临。在他内蕴藏「智慧和知识的一切宝藏」（注叁二），而教会是他的身体（注叁叁）。「因她与基督的关系，教会好像一件圣事，就是说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注叁四，）而这一切的源泉就是他，他是救主。

教会不断地聆听他的话。她不断地重读，教会以最大的敬意重建他生命的每一细节。非基督徒也聆听这些话。基督的一生也说给那些无法像伯铎说：「是基督，生活天主之子」（注叁五）的许多人。他，生活天主之子，也以人的身份向人们说话：是他的一生、他的人性、他对真理的忠信，他的博爱在说话。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的死说话——就是说他无比的痛苦和被弃。教会总不停止重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他的复活，这是教会每天生活的内涵。的确，是因着她师父基督自己的命令，教会不断地举行感恩礼，在其中找到「生命和圣德之源」（注叁六），圣宠的有效标记和与天主的和好，以及永生的保证。教会活她的奥迹，不厌倦地从中汲取并继续不断地寻找、把其师父和主的奥迹带给人类——各民族、国家、年青的一代和每一个人——的方法，为的是像圣保禄所说：「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注叁七）。教会是包含在救赎奥迹的围之内的，救赎已成了教会生命和使命的基本因素。

8. 救赎是新的创造

世界的救主！在他内曾以新的更奇妙的方式，启示了有关创世的基本真理，创世纪证实造世而多次说：「天主看了认为好」（注叁八）。善出自智慧和爱。在耶稣基督内，天主为人（注叁九）所创造的有形世界——当罪进入而「屈伏於空虚中」的世界（注四〇）——重新恢复它与天主性智慧和爱的来源的原始关系。的确，「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子」（注四一）。这种关系既因亚当这个人所中断，却在基督这个人身上重振（注四二）。我们二十世纪的人，还不信服外邦使徒有关「一切受造物直到如今都同受产痛」（注四叁）和「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注四四），那「屈伏在败坏状态之下」的造物的那些极有力的话吗？岂不是那先前不知道的庞大进步——尤其是在这一世纪内所发展的——在人控制世界的这方面——达到先所未有的程度，它本身启示人多方面屈伏於「空虚」中吗？只要举出某些现象，例如在快速工业化区域中自然环境污染的威胁，或不断发生的武力冲突，或因运用原子、氢气、中子和类似的武器的自灭前途，或对未出生婴儿生命的不尊重。这个新时代的世界，这太空飞行的世界，这个先前科技未能征服的世界——不正是「同受产痛」（注四五）的世界，在「热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显扬」（注四六）吗？

在深刻分析「现代世界」时，藉着像基督一样透视人类意识的深处，并且藉与人内在奥秘的接触，就是圣经和圣经以外语言以「心」一字所表达的，梵二达到一个结论，就是有形世界最重要的是人。因此梵二正确地训导说：「诚然，除非在天主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内，人的奥迹是无从解释的。第一个人亚当，是未来亚当（罗五 14）主基督的预像。新亚当基督，在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亦替人类展示了人之为物和人的崇高使命」。大公会议继续说：「他号称为『无形天主的肖像』（哥一 15），是一个完人，他将因原罪所损坏的相似天主的肖像，给亚当子孙恢复了起来。就因为他曾取了人性，而并未消灭人性，故我们所有人性，亦被提升至崇高地位。因为他的降生，天主子在某种程度内同人人结合在一起。他曾以人的双手工作，以人的智思想，他以人的意志行事，并以人的心肠爱天主爱人。他既生於童贞玛利亚，他真成了我们中的一员，除了罪以外，他和我们完全相似」（注四七），他是人的救主！

9. 救赎奥迹的天主性幅度

当我们从大公会议的训导，重新反省此了不起的文件时，我们连一刻也不忘耶稣基督，生活天主之子，成了我们与天父的和好（注四八）。是他，也是他一人，满足了父的永恒的爱，那父性自起初就表达在创造世界，给予人创造的一切富裕并使人成为「稍微逊於天主」（注四九）、在人「照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注五〇）被造之中。他，且唯有他满足了天主的父性，和人以废除第一次盟约（注五一），以及天主以後「多次与人订立的盟约」（注五二，）而所舍弃的爱。世界的救赎——造物因而更新的这爱的惊人奥迹（注五叁）——是，从根本上，在一个人心中——长子（基督）的心——中的正义的圆满，为使它能成为许多人心中的公义，他们自永恒被注定在长子内成为天主的子女（注五四）并被召获得恩宠和爱。藉着在加尔瓦略山，耶稣基督——一个人，童贞玛利亚之子，被认为是纳匝肋若瑟之子的——「离开」世界的十字架，也是天主永父性的清新表示，天主在基督内再与人类，与每一个人接近，给予他至圣的「真理之神」（注五五）。

这个在救赎奥迹上烙上不灭印记的天父的启示和圣神的流露，说明基督的十字架和死亡的意义。创世的天主被启示为救赎的天主，「忠於自己的」（注五六）天主，并且如他在创世之日所启示的忠於爱人和爱世界的天主。凡含有正义的事，他不会放弃对它的爱，因此「为了我们（天主）使他（圣子）不认识罪的成了罪」（注五七）。假如他没有罪的却「成了罪」，为的是启示比整个创造还大的爱，这个爱就是他自己，因为「天主是爱」（注五八），况且，爱比罪、比弱点、比「受造的空虚」（注五九）更大；它比死亡更强；它是常准备起身而宽恕，常愿起而迎接浪子（注六〇）常追求「天主子女的显扬」（注六一），他们被召到光荣中，就是受到显扬（注六二）。此爱的启示也被描写成仁慈（注六叁），而在人的历史，这种爱和仁慈的启示取了形体和名字：就是耶稣基督。

10. 救赎奥迹的人性幅度

没有爱，人不能生活，他会成一个不了解自己的人，他的生命会毫无意义。假如爱没有启示给他，假如他遇不到爱，假如他不经验到爱并使爱成为他自己的，假如他不亲切地分享此爱。这就是，如以上所说，为什麼救主基督「完全把人启示给人」。假如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救赎奥迹的的人性幅度。在此幅度中，人重新找到了属于人类的伟大，尊严和价值。在救赎奥迹中，人重新「被表达」，也可说重新再造，他被再造！「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注六四）一个愿意彻底了解自己人——不但是依直接的、片面的或肤浅的，甚至是幻觉的标准和尺寸——他必需带

着他的不安、易变、甚至他的软弱和罪过，他的生命和死亡，靠近基督。可以说，他应该把他整个的进入基督内，他应该「占有」并吸取整个降生和救赎的实体，为的能找到自己。假如他内心有这种深刻的过程，他不但结朝拜天主的果实，也在自己内心有深思的果实。人假如「争得如此伟大的救主」（注六五），假如天主「给了他的唯一子」为了使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注六六），那麼人在造物主眼中是如何的珍贵。

事实上，对人的价值和尊严极度赞赏的名字是福音，就是好消息。也称为基督宗教，这种赞赏决定教会在世界，更是「在现在世界」的使命，这种也是坚信和确定的赞赏——在其根底是信仰的确实性，但以隐密超奥妙的方式，它使真正的人文主义的各方面有生气——与基督紧密相连。它也指定了基督在人和人类历史中的位置——可以说，他的公民身份的特别权利。教会在不断瞻仰整个的基督奥迹时，她完全确信藉十字架所完成的救赎，正式地恢复了人的尊严，并给予人在世生命的意义，因为罪使生命多少失去了其意义。为此，救赎是在逾越奥迹中完成的，藉十字架和死亡而到达复活。

教会在每一个时代，尤其在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任务，是指点人的思想，引导整个人类的意识和体验朝向天主的奥迹，帮助人在日常生活中深深觉察到在耶稣基督内所完成的救赎。同时，人的最深处——即人的心灵，良知和事件——也卷入此奥迹中。

11. 基督的奥迹是教会使命和基督宗教的基础

梵二大公会议尽了极大的努力为形成完整而普世性的教会意识。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第一件通谕中也写出此点。这种教会的意识——更好说是自觉——是在「交谈中」形成；在使这种交谈成为会话前，必需注意「另一方」，就是我们想会谈的对方。大公会议曾適切而有效地把不同宗教在全球分布的情形。来促进教会的自觉。同时它指出在此世界宗教的分布图中，夹着先前未有过而现代特有的不同形式无神论的现象，尤其是计划成、组织成并架构成政治体系的无神主义。

至於所论宗教，首先是与人类最初历史相连的普遍现象的宗教，然後是不同的非基督宗教，最後是基督宗教本身。对非基督宗教，大公会议文献特别对它们伟大的精神价值，表示深切的尊重。的确，在宗教以及伦理道德中所表达的人类生活中精神的优先，对整个文化有直接的影响。教父们正确地看出在不同的宗教中，有着唯一真理的许多图像，「圣言的种子」（注六七），证明所取的道路虽然不同，但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人心在追寻天主时所表达的深切愿望，同时藉着对天主的追寻，也寻求人性的整个幅度，换言之是追寻人生的圆满意义，大公会议特别关怀犹太教，提出基督徒和犹太人所共有的精神遗产。它也特别表示对伊斯兰信徒的尊敬，他们的信仰也上溯到亚巴郎（注六八）。

梵二的开放，使教会和所有基督徒能对基督奥迹达到更完美的意识，那是「从世世代代以来隐藏（在天主内）的奥迹」（注六九）适时的在耶稣基督人内启示出来，并在各个时代不断地启示出来。在基督内并藉着基督，天主将自己完全启示给人类，并且决定性地与人类接近；同时在基督内并藉着基督，人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尊严，提升，他自己人性的超越价值以及他自己存在的意义。

因此我们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应该集合在他周围并团结起来。在个别的基督教会和教会团体的，不同的生活、传统、架构和纪律方面的团结，如果没有有效的设法彼此相识并排除中断完美团结道路的障碍的话，是无法达成的。不过，我们能够也应该达成，并让世界知道，我们在宣报基督的奥迹，在启示救赎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幅度，以及在不屈不挠争取每个人已达到的和在基督内不断能争取的尊严所作的奋斗中，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此尊严是天主收我们为其子女的恩宠，和人类的内心真理，而此真理——虽然现代世界的共同意识已对之非常重视——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实体的光照下，更是清晰。

耶稣基督是天主自己赋予人的使命的坚定原则和中心。我们大家应该分担这一使命，并且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集中於这使命上，因为它为现代的人类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假如此使命比先前更遭受到反对，是表示今日它比任何时候更属需要；而且虽然受到反对，比以前更受人期待。在此，我们间接地碰到了把救援和恩宠连结在十字架上的天主「救恩史」的奥迹。因此，基督不是没有理由的说：「天国遭到猛力的攻击，而猛力的人凭强力夺取它」（注七〇），此外「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注七一）。我们高兴地接受这一谴责，愿我们能成为「猛力的天主子民」，像我们在教会历史中和今日常见到的那些人，而愿我们能有意地参与向世界启示基督的伟大使命，并帮助现代的兄弟姐妹、民族、国家、人类、开发中国家和富有的国家，简言之，帮助每一个人能认识「基督的不可测的宝藏」（注七二），因为这些宝藏是为每一个人的，也是每个人的所有。

12. 教会的使命与人的自由

在这种主要是基督自己所决定的使命的一致上，所有基督徒应该找到，在达到他们完全的共融以前，已使他们合一的是什麼。这是使徒性的和传教性的团结，传教和使徒的合一。由於这个合一，我们能一齐接近在所有宗教中所表现的人性精神的美妙祖业，犹如梵二在「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注七叁）中所说。它也使我们的能研讨一切文化、意识型和善意的每一个人。我们是以尊重和使徒时代就有的传教和传教士的态度去研讨。只要提到圣保禄在雅典的阿勒约帕哥的讲道（注七四）即可。传教的态度经常是从极度尊重「在人内的」一切开始，并尊重人自己在内心深处已经探讨过的有关最深刻而又重要的问题。这是尊重「随意向那吹」（注七六）的圣神在人内所作的一切。传教工作绝对不是毁坏，而是采取已有的价值并加以重建，虽然实际上人们从来没有完全符合这项崇高的理想。我们知道传教工作开始要作的皈依，是圣宠的工作，在此工作中人必需重新完全地找到他自己。

为此教会在今日非常重视梵二在《信仰自由宣言》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所指出的一切（注七七），我们自内心觉察到，天主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加给我们一种义务。尤其我们对此真理有极大的责任感。因基督的制定，教会是真理的保护者和导师，教会获得了圣神的唯一的助佑，为了能非常完整地维护和教导真理（注七八）。在完成此一使命时，我们瞻仰基督自己，第一位福音使者（注七九），我们也瞻仰使徒们，他们是殉道者和烈士。《信仰自由宣言》有力地告诉我们，当基督和他後来的使徒们宣报真理非出自人而是来自天主时（「我的教训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者的」（注八〇），即是父的），他们一方面以全副精神力量行动，同时保持对人、人的理智和意志，人的良知和自由的深切的尊重（注八一）。这样，人性尊严本身成了那宣报内容的一部分，不一定包括在言语中，而包括在态度上。这种态

度似乎适合我们现代的特别需要。因为人的真正自由，并不在许多制度和个人所看和所宣称的自由中找到；因着教会的神性使命，她却成了此自由的保护者，而自由是人性真正尊严的条件和基础。

耶稣基督以同样的话：「你们要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注八二）会晤每一时代的人，包括我们这时代的人。这些话含有主要的要求和警告：要求对真理的诚意作为真正自由的条件，警告避免任何虚幻的自由，任何肤浅的片面自由，任何忽视有关人和世界全部真理的自由。今日，即使在二千年後，为我们看来基督还是给人带来基於真理的自由者，他使人从一切剥夺、削弱并从根上即人灵、人心及良知中切断自由之中，释放出来。那些因着基督并在基督内，争得自由并於外在受威胁的情况下作证的人、所作的见证和在不断作的见证，是何等的美妙！

当耶稣基督以囚犯身份出现在比拉多面前，并受比拉多审问有关司祭长代表对他的控告时，他不是回答说：「我为此而生，我也为此而来到世界上，为给真理作证」吗？（注八叁）这就好像他在决定性时刻於法官前，用这些话再一次证实他先前所说的：「你们要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多少世纪以来，多少世代以来，从使徒时代起，耶稣基督自己不是常在那些为了真理而受审的人身边出现吗？他不是和那些为了真理而被判死刑的人同去受死吗？他不是从未停止为那「以心神以真理」（注八四）生活的人，做发言人和支持者吗？就像他在父跟前没有中止这样做，他面对人的历史也是如此。而教会，虽然一切的弱点成了她人性历史的一部分，也没有停止跟随那说：「时候要到，且现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天主是神，朝拜他的人，应当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他」（注八五）。

叁、被救赎的人和他的现代世界的情况

- 13 基督与每一个人结合
- 14 教会的一切道路都指向人
- 15 现代人所害怕的
- 16 是进步还是威胁？
- 17 人权：「文字」还是「精神」

叁、被救赎的人和他的现代世界的情况

13. 基督与每一个人结合

当我们藉人类快速和不断增加的经验，深入耶稣基督的奥迹中时，我们更清楚了解，在教会今日应该遵循的一切途径的基础上，根据保禄六世的智慧（注八六），只有一条路：就是经历许多世纪的考验依旧屹立不动的，也是未来的道路。主基督曾特别指出这一条路，就是当他，如大公会议所说：「因天主子降生成人，在某种程度内，同人人结合在一起」（注八七）。於是教会看到她主要的任务，是使这种结合能实现并不断更新，教会愿意对这唯一的目标服务：使每一个人能找到基督，使基督能与每一个人同走生命的道路，以在降生和救赎奥迹中所包含的有关人和世界的真理的力量，以及从此真理所发射出的爱的力量，面对不断成长的历史过程，尤其在现代许多不同体系，世界的意识形态和政权的发展中，耶稣基督是以新的方式临在，虽然外表看来没有他，而且教会有限的临在并有限地做她制度性的活动，耶稣基督以真理和爱的力量临在，这些力量以独一无二和一劳永

逸的圆满在基督内表达出来，虽然他在世的生命短暂，而他公开的活动更短。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要道路。他自己是我们「去父家」(注八八)的道路，也是到每一个人去的道路。在这条从基督到人的道路上，在这条基督与每一个人结合的道路上，任何人不能阻挡教会。这是人的现世福利和永生福利所要求的。因为基督和构成教会生命本身的奥迹，教会不能无动於使人得真正福利的一切，也不能对有损於善的事不予关切。在梵二文献中有多处，曾表达教会非常关怀在各方面「更符合人性尊严的世界」(注八九)的生命，而使此生命「更适合人性」(注九〇)这是基督自己、所有人的善牧的关心。以这种关心的名义，一如大公会议牧职宪章中所说，「教会决不能与政府混为一谈，亦不与任何政治体系纠缠一起。她是人类超越性的标记及监护者」(注九一)。

因此，此处所讨论的是人的全部真理和人的重要性。我们并不研究「抽象的」人，而是真实的，「具体的」，「历史性的」人。我们是讨论「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包括在救赎的奥迹中，并且基督藉着此奥迹永远与每一个人结合在一起。每一个人经由在他母亲胎中的怀孕并自他母亲而诞生来到世界，而托付给教会的，正是救赎的奥迹。她的关心是对整个的人，并以特殊的方法注意他。教会照顾的客体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实体的人，他保持本有的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注九二)。大公会议在谈模样时，特别指出「唯有人是天主为人的本身而喜爱的受造物」(注九叁)。人是天主所「喜爱的」，由他自永恒「所选」并被召，指定要得到恩宠和光荣的——这是「每一个」人，「最具体的」人，「最真实的」；他是负有完整奥迹的人，他在耶稣基督内分享此奥迹，生活在此星球上的四十亿人中的每一个人，从他在母胎中受孕时起，就成了此奥迹的分享者。

14. 教会的一切道路都指向人

教会不能放弃人，因为人的「命运」，即他的被选、被召、生与死、得救或丧亡，与基督是密切和不能分地连结在一起。我们是说生活在此星球上的每一个人，住在造物主给予第一个人，向男人和女人说：「充满大地，治理大地」(注九四)的世界上的人。我们是谈每一个人，他的存在和行为，理智和意志，良知和心都是完整而独一的实体。因为他是「位格」，人在他自己的实体中，有他自己的生命历史，更重要的是，有他自己的心灵历史，人为了保持他精神的豁达，和他肉体 and 今世生存的各种需要，经由连接他和别人的许多关系、接触、现状和社会架构而撰写他个人的历史，从他存在於世的一刻，从他受胎和诞生开始。就是这整个的人，他的存在、他的位格和他的团体性和群体生活的人——在他自己的家庭方面，在他的社会和非常不同的环境方面，在他自己的国家或民族方面(或他的部族或部落方面)，以及在整个人类方面——此人是教会在完成她使命的旅途中应该走的第一条路：人是教会第一条主要的路，是基督自己规划的路，是经由降生和救赎的奥迹而不断走的路。

就是这个人，他的整个生命、良知、不断倾向於罪恶并同时不断向往真善美，正义和爱，就是此人，是梵二大公会议在描述他在现代世界时所注意的，常是从环境的外在因素进而到人内在的真理：「在人性内，存在着许多互相抵抗的因素。一方面，由於人是受造，经验到自身在多方面的限度。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有无穷的愿望，并被召度更高级的生活。人既为众多欲念所吸引，故必须经常有所选择和有所放弃。甚至由於自身的柔弱无能及向恶成性，往往做出本心不愿做的事，而要做的却没有做到。於是，人在内心感到分裂之苦，而社会上如此众多与巨大的争执，便造端於此」(注九五)。

这个人是教会的路——在某种意义上，这条路是教会应走的其他道路的基础——

因为人，任何人没有例外，都为基督所救赎，而且基督和人，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是结合在一起，即使人并未感觉：「为众人死而复活的基督，提供人——每一个人——光明和力量，以帮助人成全自己的崇高使命」（注九六）。

既然这个人是教会的路，教会日常生活和经验的路，使命和辛劳的路，今日教会应该以不断更新的方法，觉察人的「情形」。就是说教会应该注意人的能力，这些能力常以一种新的方向显示出来，教会也要意识到人的危险，以及一切似乎阻碍「使人的生活更合乎人性」（注九七），并使生活的每一因素都附合人性真正尊严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教会应当关切阻碍此过程的一切。

15. 现代人所害怕的

因此，当我们回想梵二曾如此明晰而有力地描述的图像，我们再一次地要设法因应「时代的讯号」，和不断在变化并向某些方面发展的环境需要。

今天的人似乎受到他所出产的东西的威胁，就是说受他双手的产品和尤其是他理智的工作和意志的趋向的威胁。人的不同活动所给与的一切，很快并以不可预料的方式，不但使人受到「剥削」——即将人所出产的夺走，而且转而反击人本身，至少一部分因产物的间接的后果转而相反人的本身。它转向或能转而攻击人。这似乎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最辛酸的一章，其幅度非常广阔而又普遍。因此人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他怕他所出产的——当然不是全部或大部分，而是其中一部分，尤其是含有他的才干和创新的特别部分——能彻底地转而反击他自己；他怕这些东西能成为想不到的自灭的方法和工具，有史以来的一切动乱和灾祸与它相比都相形见绌，这就兴起了一个问题：为什麼从起初给人统治大地（注九八）的权力，却转而成了反对人的力量，引起一种可以了解的不安情绪，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恐惧，以及以不同的方式传给了整个今日的人类家庭，并且以各种形态显示出来的威胁呢？

这种从人所出产的东西而对人所有的威胁，以不同方向和不同的强度表现出来。我们似乎不断地发现，对大地和我们生活的星球的开发，需要合理和正当的计划。同时，不仅是工业化的开发大地，那为了军事目标和没有控制的超越真正长程人性计划 围以外的科技发展的开发，常带给人自然的环境一种威胁，剥削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并且使人脱离大自然。人似乎在他自然的环境中看不出别的意思，只看到那用于直接用途和消费的一面。可是，造物主的意愿是要人以聪敏而高洁的「主人」及「保护人」身份与大自然交往，而不是像一个轻率的「开垦者」和「毁坏者」。

因科技的优越而显示的技艺和当代文化的发展，要求适当的道德和伦理的发展。现在，不幸地这道德的发展常 乎其後。因此，虽然以上的进步叹为观止，并在其中也不难看出人伟大的真正标记，这些标记在创世纪描述人的受造（注九九）中，是以繁殖的种子启示给我们的，但是此种进步无法不兴起许多的不安。第一个不安的理由是有关重要而又基本的问题：人所主持并促进的这项进步，是否使人在今世的生活的各方面「更合乎人性」呢？是否它使人「更有尊严」呢？无疑的，在某些方面确实如此。可是再进一步的要问什麼是最主要的——是否在此进步的景况下，人——以人看——是否真正改善，即他是否在属灵方面更成熟，更意识他人性的尊严，更负责，更对别人开放，特别是对最需要的和最弱小的人开放，并且更愿意给予和帮助别人。

此问题该向基督徒提出，因为耶稣基督曾使他们对人的问题普遍地易感。此同一问题也[应向所有的人提出，尤其是那些属于积极献身于今日发展和进步的社团的人。当我们观察并参与这些过程，我们不能只让自己陶醉，或单方面的热衷于

我们的成就；我们却应该以绝对的诚意，客观和道德的责任感，问我们自己有关人今日和将来情形的主要问题。是否一切至今所完成的和计画在将来达成的科技发展，与人的道德和精神的进步相符合呢？在此背景下，人是否如人般发展或进步，或是他在人性上却退步和退化呢？在人和「人的世界」里——其本身是道德的善与恶的世界——是否善胜於恶？在人内并在人之间，是否有群体的爱、尊重别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和民族——权利的进展？或正相反，是否增加了各种的自私，没有真正的爱国心却有夸张的国家主义，超过自己个人的合法权益和功绩而爱统治别人，并且想垄断一切物质的进步，而以生产的科技专门用於统治别人或支持不同的帝国主义？

这些都是教会必须问自己的主要问题，因为这是生活於现代世界的亿万人民，大致明白提出的问题，发展和进步的主题，每一个人都谈，并以现代各种语言出现在报纸的专栏和其他的出版物上。不过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题目不但包含肯定和确实性，也含有问题和惶恐不安的要点。後者并不比前者不重要。这些与人类知识的辩证性相符，更与人对人，对人性、对在世界的未来的关切的基本需要相符。受到末世信仰的启发，教会把对人，对人性，对在世界的未来，以及对整个发展和进步的过程的关切，视为她使命的主要的不可分的因素。她在耶稣基督内找到这种关怀的原则，福音可以证实。这就是为什麼教会愿意，藉着她与基督的关系，并且附合最重要的时代讯号以衡量人在现代世界的情况，来继续发展此种关怀。

16. 是进步还是威胁？

因此，假如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这接近天主降生二千年的时代，本身显示是伟大进步的时代，也显示出是为有人有多种威胁的时代。教会应该向所有善意的人指出这种威胁，并且要常与他们会谈商讨。的确，人在现代世界的情形，看来距离道德的客观要求，正义以及人类群体爱的条件，还很遥远。我们在此仅讨论，造物主在给予人大地，叫人「治理大地」（注一〇〇）时，给人的第一个讯息。这第一个讯息，由主基督在救赎的奥迹中，予以确认。这点在梵二谈到人的「称王」的美丽章节中表达出来，就是人被召分担基督自己的「王道职」（注一〇一）。人的「称王」和造物主为人尽此职而给予的对有形世界「统治」的主要意义，在於道德比科技优先，人超过事物，精神重於物质。

这就是今天在进步的任何阶段所应该仔细注意的。进步的每一阶段都应该，可以这样说，从这一观点来作 X 光透视。有问题的是人的发展，并不只是增加人能运用的东西；而是，如当代一位哲学家所说和大公会议所指出的，不在乎人「所有更多」而是「人之所是更多」（注一〇二）、的确，已有一种实在可觉察到的危险，就是当人对世物的统治正有极大的进展时，他却失去他统治的主要命脉，并以各种方法让他的人性附属於世界之下，而他自己各方面受人摆布——即使这种摆布有时不直接感受到——例如社区生活的整个组织，生产制度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压力等。人不能放弃他自己，或属於他的在可见世界的地位；他不能成为事物的奴隶，经济制度的奴隶，生产的奴隶，他自己的产品的奴隶。纯物质主义的文明概括地置人於此种奴役，虽然有时正违反了它倡导人的意向和前提。现在对人的关切，的确在它的根子上就有这一问题。问题不在於给予「人是什麼？」的问题一种抽象的答覆。而是整个生活和文明的动力问题。这是有关日常生活各种创新的意义，以及许多文化、政治、经济、社会、国家和其他许多计画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说人在现代世界的情形，远离了道德秩序的要求，公义的条件尤其是群体的爱，是因为这种情况已由众所周知的事实和比较所证实，对这一切多次在

教宗们、大公会议和世界主教会议的声明中有所反应（注一〇叁）。人今日的情况的确不是一式的，而是有种种的不同。这些区别有其历史上的原因，也带来强烈的道德后果，每一个人都知道消费者文明的图像，就是为人和整个社会的必需品的过份剩馀——尤其是非常富裕的已开发社会——，而其他社会，至少其中大部分——却忍受饥饿，每天有许多人死於 饑和营养不良。一方面某些人妄用自由——特别是不受道德控制的消费态度——同时又约束别人的自由，就是使那些缺乏物质的人陷於更糟的贫困和短缺。

这种大家所熟悉的对比，和这个世纪的教宗，尤其近代的若望二十叁世与保禄六世（注一〇四）在他们的训谕中所指出的差异，大大地描述了圣经中豪富和穷人拉匝禄的比喻（注一〇五）。这种现象的普遍，以致引出了在不同的政治压力之下，维持世界经济的财政、货币、生产和商业等机构的问题。这些机构证实它们无法矫正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公道的社会环境，或面对现代迫切的挑战和道德的要求。由於将人屈服於由人所制造的紧张中，快速地浪费物质和能源并危害地理环境，这些架构不断地扩张穷困的区域，蔓延痛苦、挫折和苦闷（注一〇六）。

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幅任何人都无法漠不关心的惨局。人一方面设法争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付出伤害的代价的也常是人。更悲惨的是在周围有特权的阶级和富裕的国家，它们聚积过多的物资，而它们的滥用财富往往成了多种恶的原因。此外，还有通货膨胀的狂热和失业的灾害——这些也是在世界情势中所发现的道德失调的症状，而这一切正呼吁推出符合人真正的尊严的勇敢而创造性的革新（注一〇七）。

这样的工作并不是不可能。广义的守望相助的原则，应启发使有效找出适当的机构和方略，无论是在商业方面，得让健全的竞争法律来领导，或是在较广的和较直接的财富的分配和控制方面，要使经济在开发中的民族不但能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也能逐步而有效地进展。

经济生活架构不得不改变的艰难道路，非有思想、意愿和内心的真正皈依则不易迈进。这一任务必须由个人以及自由而又休戚相关的民族毅然的投身。时常把自由和寻求个人或团体利益的本能相混，或与战斗和权势的本能相混，不关它们是以什麼思想色彩来作掩护的。显然的这些本能存在着而且在活动，可是除非消除这些本能冲动，并让决定人民真正文化的、人内心的力量来管理和统治，否则真正合乎人性的经济无法实现。这些是表达人的真正自由，并在经济领域能确保自由力量的真正来源。经济的发展要在各方面适切的发挥作用，必须不断地根据每一个人和民族的普遍而整体的发展来作计划并去实行，一如前任教宗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有力地指出过。不然，「经济进步」的项目，成了孤立的超级项目，把整个人的存在隶属於片面的需求下，窒息人，瓦解社会，而最後把社会卷入本身的紧张和极端之中。

可以接受这项工作。这可以从某些事实和结果来证明，虽然很难仔细地在此提出。不过，一件事是确定的：在此巨大的领域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接受并加深人应该接受的道义的责任感。再一次的，常要注意的是人。

这种责任为我们基督徒特别清楚，当我们记起——而我们应该常牢记在心——圣玛窦福音所叙述的基督有关最後审判的话（注一〇八）。

这幅末世的情景应该常「应用」在人的历史上；应常成为人性行为的「标准」，成为每一个人和众人扪心自问的主要蓝图：「我饿了，你给了我吃的……我赤身露体，你给了我穿的……在狱中而你来看我」（注一〇九）。这些话成了更有力的警告，当我们看到刚独立的国家，得到的不是面包和文化的援助，而是——有时

很多的——新式武器和毁灭的工具，不再是用作维护合法权益和主权完整的武力冲突和战争，而是作为盲目的爱国，帝国主义和不同的新殖民主义的工具。我们都很清楚在我们地球上贫困和饥饿的区域，要能在短时期内成为丰饶，除非把用于战争和毁灭的武器的大量投资，用在生活所需要的粮食的投资上。

这种看法可能部分流于「抽象」。它也能给予双「方」彼此控告的机会，而忘记本身的过错。它也能引起对教会的新的控告。不过，教会除了精神的、语言的和爱的武器以外，没有可用的武器，她不能放弃宣讲「真道……无论顺境逆境」（注一一〇）。因此，教会不停地呼吁双方，并以天主的名义和人的名义，要求他们：不要杀人！不要准备毁灭和消灭人类！请你们看看忍受 饿和贫穷的你们的兄弟姐妹们！你们要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和自由！

17. 人权：「文字」还是「精神」

这个世纪曾是一个为人类多灾难的世纪，不但是物质的，更是道德的，尤其是道德的灾害，固然不易在这方面一个时代或一个世纪与另一时代相比，因为它也因变化中的历史标准而定。不过，虽不作这种比较，我们还是能看出这一个世纪，曾是人们为自己造成了许多不公道和痛苦的一个世纪。这种过程是否已断然受到了约束？不过我们无法不以对过去尊敬和对未来抱深切的希望，提出为联合国催生的伟大努力，他们促成确定并建立人的客观而不可侵犯的权利，而且要求各会员国严格遵行。这项承诺已为今日几乎所有的国家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它也将成为一种保证，使人权在全世界成为谋人类福利的基本原则。

教会不必重申此问题与她在现代世界的使命是何等地相连。确实，它是社会和国际的和平的基础，犹如若望二十叁世，梵二和保禄六世有关文献中所宣称的。本来，和平在于尊重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平是正义的杰作——而战争来自对这些权利的伤害，随着战争带来更严重的对人权的伤害。假如在和平的时期人权遭受侵犯，那更是痛心；自进步的观点来看，它是一项不可思议的反对人的现象，而此事实无法与自称为「人道」的任何计划相配合。何种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或文化的计画，能放弃这种以人为本的说法呢？我们深信今日世界的任何计划，即使计画的形成是根据互相矛盾的世界观，都以人为优先。

假如，虽然有这些前提，人权还是以各种方式而受到侵害，假如，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集中营、暴力、酷刑、恐怖活动和各种歧视，这一定是其他前提的结果，它们逐渐损坏并时常几乎消灭这些现代计画和体制的人道前提的效果。为此这些计画，必须根据客观而不可侵犯的人权观点，不断地作修正。

人权宣言和联合国的成立，其出发点不但是由於上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验，也是为制定基础，从唯一基本的观点即人的福利——是说在团体中的人——不断地修正计画、体制和政权，人的福利既然是公益的基本因素，该是一切计画、体制和政权的主要准则，否则，人的生活，即使在和平时期，也要被迫忍受各种痛苦，并与之而发展不同形式的统治、独裁、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一切也是各国和平相处的一种威胁。历史的经验一直证实，人权的侵害常与国家权利的受侵犯相平行的，因着有组织的关系，人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如一个大家庭。

在此世纪的前五十年，当有几个独裁的国家正在发展而因此引发可怕的战争时，教会已经清楚指出她对这些政权的立场，这些政权表面上是为更大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而工作，可是历史证明所谓的利益不过是为了某一个政党，而政党与国家却混为一体（注一一一）。事实上，这些政权限制国民的权益，否认他们本世纪中叶在国际机构所已承认的不可侵犯的人权。教会一方面分享在这项努力中善意的人，和真正爱公义与和平的人的快乐，也深知「文字」叫人死，而只有「精神

给人生命」(注一一二)，她应该不断地与善意的人一齐追问，是否人权宣言和接受其「文字」等於是各地实现其「精神」。不是没有理由我们怕，因为时常我们距离实现尚远，而同时社会和大众生活的精神，痛苦地与宣布过的人权的「文字」相背。这种为不同社会有严重後果的情事，将加重对社会和人类历史建立人权者的特别责任。

国家依政治性团体来说，其主要意义在於：组成国家的社会和人民，是他们自己命运的主人和主宰，这种意义无法实现，假如本来应该整个社会或人民确实参与实施权力的，而却由某一集团横加权力於社会的其他所有成员身上。在目前的时代，因人民对社会意识的增加，以及国民对参加团体的政治生活的渴望，这种国家的意义是重要的；同时也得注意每一个民族的实际情形和政府的必要权力(注一一叁)。因此，从人本身的进步和人性的整体发展看，这一些都是首要的问题。教会一直指出努力公益的责任，以及如此做才能为每一个国家培养出好的国民。此外，她常指出权力的基本义务是关心社会的公益；这也是权力所以有基本权利的理由。为此，因着这些客观伦理秩序的前提，政权必需以尊重人的客观而不可侵犯的权利为基础。国家政权所服务的公益，唯有当所有国民确保他们的权利时，才完全达成。达不到这一点，将产生社会的瓦解，国民起而反对政权，或发生压迫、威胁、暴力和恐怖行动，这些例子都是这一世纪独裁政权所制造的。因此，人权的原则深深影响社会正义方面并且成为政治团体生活中是否实施社会正义的准绳。

在这些权利中，合理地应该包含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的权利。梵二大公会议以为特别需要对此问题做一项相当长的宣言。此文件名为「人性尊严」(注一一四)，在此宣言中不但表达了此问题的神学观念，也提出了从自然律观点所引申的观念，就是说从「纯人」的立场，根据人自己的经验他的理智和人性尊严的意识所给予的前提所获的观念。的确，个人和团体的信仰自由的剥夺，不仅是痛苦的经验，也更是对人性尊严的本身的攻击，不关他所信的宗教或那个人和团体所持有的世界观。信仰自由的剥夺和侵犯，与人性尊严和人客观的权利相抵触。上述大公会议的文献非常清楚地指出，什麼是信仰自由的剥夺或侵犯。这无疑是彻底侵犯人内心的和真正人性的权益。即使不信，无宗教和无神论的现象，以人性现象说，不过是与宗教和信仰的相对现象。因此，即使从「纯人性」观点说，很难接受只有无神主义才有参与公开和社会生活的国民权利的立场，而当信徒们，却原则性地，勉强被容忍，或受第二等国民的待遇，或更有甚者——已发生过——完全被剥夺了国民的权利。

虽然是简略地，我们也必需讨论这一问题，因为它是今日世界中人的复杂情形，而且因为它证实这种情况如何地过於加重了许多不同的偏见和不公平。我们之所以不仔细讨论这本来属於我们特殊权利和义务的问题，特别是因为我们和那些受歧视和因天主之名而忍受迫害的人，都受基督十字架救赎力量的信仰所指引。可是，因为我的职责所在，我以全世界信友的名义，向各级负有社会 and 大众生活组织的人呼吁，认真地要求他们尊重宗教的权利和教会行动的权利。我们不求什麼特权，而只要求尊重基本的权利。行施这项权利，是在何一种政权，任何一个社会、体制或环境中，人真正进步的主要明证。

四、教会的使命和人的命运

- 18 教会关心人在基督内的召叫
- 19 教会真理负责
- 20 感恩圣事与忏悔圣事

21 基督徒的圣召：服务和称王

22 我们所依赖的母亲

四 教会的使命和人的命运

18. 教会关心人在基督内的召叫

这种对在现代世界的情况的简略观察，引领我们的心思指向耶稣基督和救赎的奥迹，因人的问题是以特有的真理和爱的力量铭刻于此奥迹的。假如基督「与人人结合在一起」（注一一五），教会藉着深入此奥迹和其丰富的普世性的说法，也更深刻地体验她自己的本质和使命。圣保禄以基督的身体来称呼教会（注一一六），不是没有理由的。假如基督的奥体是天主的子民——如梵二根据圣经和教父的传承所说的——这是表示每一个人都在此，充满着来自基督生命气息的奥体内。这样，有关人和他实在的问题，他的希望和痛苦，他的成功和失败，也都使是一个身体、一个有机体、一个社会单元的教会领会到天主性的冲击，和从被钉而复活的基督而来的圣神的光照和力量，教会存在的理由也就在此。教会只有一个生命：就是她的夫君和主给她的生命。的确，就是因为基督在他的救赎奥迹中，与教会结合在一起、教会应该紧紧地与每一个人结合在一起。

这种基督与人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奥迹。从此奥迹诞生了「新人」，他被召分享天主的生命（注一一七），在基督内他被再造为了接受恩宠和真理的圆满（注一一八）。基督与人的合一是力量也是力量的源泉，如圣若望在他福音的序文中敏锐地指出：「（圣言）给人成为天主子女的权能」（注一一九）。人因着这新生命源泉的力量内心受到改变，使之不会消失却存留到永生（注一二〇）。父所许下并在他永生而唯一子，「当时期一满」（注一二一），降生成人而生於童贞圣母的耶稣基督内，给予每个人的这一生命，是人被召的最後圆满。是用达成此「命运」的方式，天主为人准备了永生。虽有一切的不解、无法解答的谜，对今世「人的命运」的曲解和迷失，这「神性的命运」继续进行。虽然属於今世生命的一切富藏，必然而无可避免地引入死亡的边缘和人体毁坏的终点，在此终点以外我们却看到基督。「我就是复活和生命，谁相信我的……永远不会死亡」（注一二二）。在曾被钉被埋葬而後复活的耶稣内，「我们复活的希望大放光彩……而永生的许诺光耀夺目」（注一二叁），人藉着肉体的死亡而达到永生，如此人分享整个本属物质的有形世界的必然过程。我们想并设法更深刻地了悟人类救主所说的「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注一二四），此真理的意义。虽然表面看不出什麼，可是这些话表达出对人最高的肯定——肯定由圣神赋予生命的身体。

教会从生活中体验到这些事实，她藉此有关人的真理而生活，此真理使人能越过现世的界限，而同时以特有的爱心和关切，想到有关人的生活和人灵的生活现世幅度以内的种种。人灵永不安宁，就像圣奥斯定所说的：「主啊，为了你，你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除非找到你否则无法安宁」（注一二五）。在此创造性的不宁中，推动着人最内在的事——真理的追求，向善的无此需要，对自由的渴望，对美的怀念以及良心的声音。以「基督自己的眼目」去看人，教会越发意识到她是伟大宝藏的保护人，她不得浪费而要不断地增加。因为，主基督曾说过：「不随同我的，就是反对我」（注一二六）。受成为天主子女（注一二七）的无上奥迹、和在天主唯一子内「成为义子」（注一二八）并藉圣子而称天主「阿爸，父啊」（注一二九）的圣宠所美化的、人类的这一宝藏，也是使教会从内部团结和给予教会所有活动意义的强大力量。藉此力量，教会与基督的圣神相结合，与救主所许下并不断赐与的圣神结合，此圣神，如在五旬节日般，常常降临。这样，圣神的德能

(注一叁〇)，圣神的恩惠(注一叁一)，和圣神的成果(注一叁二)，在人内显示出来。今日的教会似乎以更大的热诚和神圣的要求，重覆地说：「圣神请临！」请来！请来！「请医治我们的创伤，重振我们的力量；滋润我人的憔悴；净化我人的污垢；使顽强的随和；冷酷的温暖，引领迷途的走入正确方向」(注一叁叁)。此请求圣神降临的呼吁，正是给我们现代一切「唯物主义」的答覆。是这些唯物思想，在人心内产生了如许的贪婪。此呼吁曾使各处听到并且似乎在多方面产生了效果。是否可以说教会不是单独的在作此呼吁？可以这麽说，因为对属灵的「需求」，也由在教会有形界线以外的人所表达出来(注一叁四)。这点不是为近代大公会议在教会宪章中，对教会的真理所特别强调的一点所证实吗？它说教会是「一件圣事或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标记和工具」(注一叁五)。为获得圣神而向圣神所作的这种呼求，实在就是个人不断深刻进入整个救赎奥迹的要义中；在此奥迹中，与父及每一个人结合的基督，不断地将圣神传授给我们，圣神把圣子的感受放在我们内心，并引导我们走向天父(注一叁六)。这就是为什麼今日的教会——特别渴望圣神的时代，因为人渴望正义、和平、仁爱、良善、刚毅、责任和人性尊严——应该集中心思於此奥迹上，从中寻求为她的使命所不可少的光明和力量。因为，如上所述，假如人是教会日常生活的道路，教会应该常意识到，人在基督内藉着圣神的恩宠所得天主儿子的尊位，以及他被指定分享恩宠和光荣的事(注一叁八)，因着重重新对这一切的反省，以及以日渐意识的信德和日渐坚定的爱接受这一切，教会也因而使自己更相称地为人服务，对此主基督在召唤她时曾说：「人子来是为服务，而不是受人服务」(注一叁九)。教会藉分担其导师和救主的「叁重职务」而履行这项牧职。这个根据圣经的教诲，在梵二作全面讨论的事，为教会的生活有极大的利益，因为当我们知道我们分享基督的叁重使命，即他的司祭、先知和国王的叁重职务时(注一四〇)，我们也更了解，是世上社会又是团体的天主子民的整个教会，应该服务的是什麼，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分担这一使命和服务。

19. 教会对真理负责

按照梵二大公会议的神圣训导，教会在我们看来是负责神性真理的社会主体。我们以感动的心听基督自己说：「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注一四一)，在我们师父的这项肯定中，我们岂不注意到对启示真理的责任吗？此真理是天主自己的「专有」，因为连他，生活「在父怀中的」(注一四二)「唯一子」，在以先知和导师的身份传授此真理时，觉得必需声明他是完全忠於天主性源流而行动的。这种忠诚该是教会信德的构成特性，无论她是在教导或是表白此真理。倾注给人灵的特殊超性德行——信德，在我们答覆天主启示的圣言时使我们分享天主的知识，因此，当教会宣信和教导信德时，必需严格地信从天主的真理(注一四叁)，并且将之移为「附合理智的服从」(注一四四)的生活态度。基督自己，为了保证对天主真理的忠信，许给教会真理之神的特别帮助，将不能错的特恩(注一四五)，给予那些他授命传授并教导此真理(注一四六)的人——如梵蒂冈一次大公会议清楚地所钦定(注一四七)，梵二又重申过(注一四八)——而基督又将特殊的信仰意识(注一四九)授予整个的天主子民。

於是，我们分担基督先知的使命，而因此使命，我们和他一起在教会内为天主的真理服务。对此真理负责，也就是爱真理且设法极正确地了解真理，使它更能以救恩力量、光彩、深度和实为我们和他人所接受。这种对了解真理的爱和向往应该同时平行，犹如教会圣人的历史可以为证。他们曾为反映天主真理并引人接近天主的真正光明所特别照耀，因为他们以崇敬和爱心研习此真理：首先是对基

督的爱，他是天主真理的生活圣言，然後是爱他在福音、传承和神学中的人性的表达。今天我们尤其还是需要天主圣言的了解和解释，我们需要这样的神学。神学一直有而且还继续有极大的重要性，为使教会，天主的子民、能以创新和有效的方式分享基督的先知任务。因此，当神学家，以天主真理的仆人身份，为深切了解此真理而奉献他们的研究和工作时，他们总不可遗忘他们服务教会的意义，此意义包含在「信仰的领悟」观念中。这种观念可以说有双重作用，根据圣奥斯定的说法：为了信，你要领悟；为了了解，你要信（注一五〇）；这种观念正确地发挥作用是，当神学家寻求服务教会训导时，此训导在教会内是托付给以圣统的共融并与伯铎继承人相结合一起的主教们的；当他们献身於为主教们的教导和牧灵工作而服务时，以及当神学家们为整个天主子民的使徒事业服务时。

如先前一样，现代的神学家和教会中的所有学者，都被召将信仰与学识和智慧连结起来，为使它们彼此渗透组合，就像我们在圣雅伯圣师纪念日的礼仪经文中所说的。这一工作今日因为人知识的进步，其方法学和在世界和人的知识方面的成就，更是极其地发展。有关精密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及哲学也是如此，梵二曾指出以上这些科学与神学有密切的关连（注一五一）。

在这不断扩展并分门别类的人类知识方面，信仰也应该深刻地受到探讨，把启示的奥迹的富丽显露出来，并使人了解出自天主的真理。假如许可——也应该希望——这一艰巨工作能在这方面完成，必需对方法的多元化加以考虑，当然一工作不可脱离信仰和伦理训诲的基本一致，因为这本来是研究的目的。因此，神学与教会训导的密切合作是不可少的。每一个神学家应该特别意识到基督亲自所指出的，他说：「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注一五二）。因此，任何人不得把神学变为他自己个人思想的集锦，而每一个人应该知道与教会负责教导真理的使命密切结合。

分担基督自己的先知职，形成了整个教会生命的主要幅度。特别分担此职务的是教会的牧人们，他们教授并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宣报和传授有关基督宗教的信仰和伦理的道理。这种或以传教方法或以普通方式的训导，有助於将天主子民聚集在基督的周围，准备他们分享感恩礼，并且给他们指出圣事生活的道路。在一九七七年世界主教会议专门讨论现代的教理教学、而该会议的审议、经验和建议的成果，将会根据大会成员的建议，在来日的教宗文献中布达。教理教学确实是教会常设而又基本的活动型态，是教会先知性神恩表达的方式之一：见证和训导同时进行。虽然此处我们首先提到的是司铎们，可是我们无法不提出许多男女修会的会士，他们为了爱天上导师而献身於教理讲授的工作。最後，很难不提起那麽多的教友，他们在教理讲授的工作中，找到了他们的信仰和使徒责任的流露。

此外，更应多多注意为使不同方式的教理讲授，以及它的各种领域——最基本的一方面就是家庭的教理讲授，即父母给子女所作的教理讲授——表示出整个天主子民，在分担基督自己的先知职务。与此有关的是，教会对天主真理的责任，应该不断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由大家来分担。在这方面，我们对那些在各方面的专家，科学家、文学家、医师、法学家、艺术家和技术人员，各级教师和各种不同的专家，该说什麼呢？身为天主子民的成员，他们在基督先知性使命和为天主真理的服务上，也应该担任其角色，包括当他们在教导别人真理，并训育别人在爱和正义上成熟时，对任何方面的真理要有诚实的态度。为此，对真理的责任感，是教会与每一个人相遇的重点，也是决定人在教会团体内圣召的基本要求之一。为真理的责任感所领导的今日教会，应该忠於她的本质，其本质与来自基督的先知任务有关：「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遣你们……你们领受圣神吧」（注一

五叁)。

20. 感恩圣事与忏悔圣事

在救赎的奥迹中，就是在耶稣基督救世的工作中，教会不但藉着忠於圣言和服务真理而分享她师父的福音，她也因为充满着希望和爱的服从而分享他救赎行动的力量，此力量是基督在圣事中，尤其是在感恩圣事（圣体圣事）中所表达和蕴藏着的（注一五四）。感恩圣事是整个圣事生活的中心和顶峰，经由它每一个基督徒领受救赎的救援力量，从圣洗的奥迹开始，在洗礼中，我们沉浸在基督的死亡中，为了如保禄所说，分享他的复活（注一五五）。根据此训导，我们更清楚的看出，为什麼教会和每一个信友的整个圣事生活在感恩圣事中，达到它的颠峰和圆满的理由。因为依照基督的意愿，在这件圣事中，基督在十字架的祭台上自献於父的奥迹，还继续不断地再度实现：此祭献为父所接纳，把「听命至死」（注一五六）的圣子的自我奉献，交换成天父自己的恩惠，就是说在复活中所给予的新而不死的生命，因为父是生命的根源，从起初就给予此生命。此包括被钉基督的肉身受光荣的新生命，成了给予人类的新恩惠的有力记号，此恩惠就是圣神；因着圣神，父在自己内所有而给予圣子的天主性生命（注一五七），传给了所有与基督合一的人。

感恩圣事是这种合一的最完美的圣事。因着举行和分享感恩圣事，我们与在世和在天的基督结合，他在父跟前为我们转求（注一五八），可是我们之所以和他结合，是靠他祭献的救赎行为；藉此祭献，他救赎了我们，为此我们是「用高价买来的」（注一五九）。我们救赎的「高价」，也作证天主自己对人所订的价值和我们在基督内的尊严。因为成了「天主的子女」（注一六〇），义子女（注一六一），我们也和他一样成了「国度和司祭」并获得「王家的司祭职」（注一六二），就是说我们分享那唯一而无法推翻的人和世界的重返天父，这是他，永生的子（注一六叁）和真人一劳永逸地为众人所完成的。感恩圣事是一件最能完全表达我们新的存有的圣事，在这件圣事中，基督自己也不断地以常新的方法在圣神内向我们的心神（注一六四）「作证」，我们每一个人既然分享救赎的奥迹，能享受到以子女身份与天主和好的成果（注一六五），此和好是天主自己实现的并经由教会的牧职不断地在我们中间实现。

感恩圣事建立教会（注一六六）不但是教义的也是生活的主要真理，把教会建成天主子民的真正团体，信友的会众，带着宗徒们和主的初期门徒的团结标记。感恩圣事常重建这个团体和这种团结；它以基督的祭献为基础建设团体并常使之重生，因为它纪念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注一六七），也是他赎我们的代价。因此，可以说在感恩圣事中，我们接触到主圣体圣血的奥迹本身，就如建立此圣事所用的言语可以作证，这些言语因着此圣事的建立，成了那些在教会中被召尽职不断举行感恩礼者所用的话。

教会靠感恩圣事而生活，靠这件圣事的圆满而生活，此圣事的美妙内涵和意义，时常从遥远的时代到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训导中表达出来（注一六八）。为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端道理虽然有神学家们的深切探讨、深刻信仰和祈祷的人，以及苦行者和神秘家等忠於圣体奥迹的支持，实际上我们还在门槛，因为无法用言语来领悟并表达感恩圣事的全部，以及他所表明和实现的一切。它真是不可名言的圣事！教会、天主之子民，应该持久而不断在感恩圣事生活和热诚中迈进，在此圣事的气氛中发展灵修。因此，我们绝对不可在思想，生活或行动上，脱离这件至圣圣事的完整幅度和主要的意义。它同时是圣事和祭献，圣事和共融，以及圣事和临在。虽然的确感恩圣事一直是也应该继续成为，基督的弟子和那些为主

作证的人，手足之情的最深启示，可是不得将之视为纯粹表达此手足情谊的「机会」。当在举行主的体血的圣事时，必需崇敬天主性奥迹的全面幅度，和圣事标记的完整意义，在此圣事的标记中基督真实地临在并为人所领受，人灵因而充满了恩宠并获取未来光荣的承诺（注一六九），因此有义务要严格遵守礼仪的规则，和一切表达团体向天主所献的敬礼；特别是因为在此圣事性的标记中，天主以无比的信赖把自己托付给我们，他无视我们的软弱、不称职、习以为常、因循苟且，或可能有的凌辱。教会每一个成员，尤其是主教和司铎们，应该留心注意使这爱情的圣事，成为天主子民生活的中心，使藉着一切应有的礼仪表达，基督能得到「以爱还爱」而真正成为「我们灵魂的生命」（注一七〇）。此外，我们决不可忘记下面圣保禄所说的话：「人应省察自己，然後才可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注一七一）。

宗徒的这一呼吁，至少间接的指出感恩圣事和忏悔圣事的关系。的确，假如基督训诲的第一句话，福音「好消息」的第一句话是「你们悔改并听从福音吧」（METANOIEITE）（注一七二），苦难、十字架和复活的圣事，似乎特别地在我们心灵中，加强并坚定这一呼吁，因此，感恩与忏悔圣事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合乎福音精神和真正基督徒生活，与真实生活密切相关的二个幅度。召叫人赴感恩圣宴的基督，常是劝我们忏悔并重说「你们悔改吧」（注一七三）的同一基督，对悔改没有久而常新的努力时，分享圣宴将失去其圆满的救赎效果；也将失去或至少减弱向天主奉献属神祭礼（注一七四）的特殊准备，这种时常准备为天主奉献的心，以主要和普遍的方式，表达出我们的分享基督的司祭职。在基督内，司祭职是与他的祭献，他的自献於父相连的；而且，就是因为它毫无保留，他的自我奉献在我们——多变的人——身上产生。常以更成熟的方法藉着心而更深的悔改，回归天主的需要。

在最近几年，为了符合教会最古老的传统，曾努力在教会的常规中，强调忏悔的团体层面尤其是忏悔圣事。可是我们不能忘记，悔改是特别深切的内心行为，在此行为中，个人无法由别人来替代，他也不能让团体来代替他。虽然参加忏悔仪式的信友的弟兄团体，极能帮助个人悔改的行为，可是归根结底，必须使此行为成为个人自己的步伐，在良心深处以负罪的意识和对天主的依赖，像圣咏作者一样在天主前认罪：「我犯罪得罪了你」（注一七五）。忠信地遵行几百年老的忏悔圣事的习惯——个别痛悔和个别告罪的习惯，定志改过和做补赎的习惯——因此教会维护人灵的个人权利：人与被钉而宽赦人的基督的个别会晤的权利，与藉着修好圣事的圣职人说「你的罪赦了」（注一七六），「去吧，不要再犯罪了」（注一七七）的基督会晤。很明显的，这也是基督面对每一个他所救赎的人的权利：他在人灵生活悔改和被赦的关键性时刻与我们每一个人相遇的权利。藉由维护忏悔圣事，教会明白地承认她信救赎的奥迹，是活的和催生的实体，与人的内在真理、人的罪恶感和人良知的愿望相符合。「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饱饫」（注一七八）。忏悔圣事是来自救主的正义满足人的方法。

教会，尤其是在现代，特别聚集在感恩礼的左右，并且愿意真正的感恩礼的团体，成为所有基督徒逐渐成熟的合一的记号：在此情形下，我人应该更感觉到忏悔的需要，无论是圣事性的（注一七九），或是忏悔之德。有关忏悔之德，教宗保禄曾在重订「忏悔圣事礼仪」的宪章中加以解释过（注一八〇）。教会的任务，首先是实施该宪章中的规定；我们应以共同的反省，对此主题作较深刻的研究，更要以牧灵的集体性精神，和尊重各种不同的传统和今日人民生活的环境，作成决定。不过，确定的是新的将临期的教会，不断准备主再来临的教会，应该成为感恩礼

和忏悔的教会。唯有从教会此生命和行动的属灵角度看，他才是天主性使命的教会，犹如梵二所说她该是「在传教状态中的」教会。

21. 基督徒的圣召：服务和称王

梵二大公会议在自基础上建立天主子民教会的画像时，特别指出基督自己的叁重任务，以及我们因分担此任务而成为真正的天主子民，梵二又特别强调基督徒所谓的「王道」任务的特性。为了介绍大公会议训导的全部宝藏，必需引证教会宪章和大公会议其他许多文献的章节。可是，这一切宝藏中似乎应该指出一点：分担基督的王道使命，就是自己和别人身上，发掘可以称为「王道」的每人圣召的特殊地位。此地位表现在效法基督而有服务的心，因为他「来是服务，而不是受人服务」（注一八一）。假如，依照基督的这种态度，唯有「为仆」才能「称王」，那麽「服务」也要求灵修方面的成熟，也就是所说的真正「为王」。为了能称职地并有效地为他人服务，我们应该能够控制自己，并且拥有能控制自己的德行。我们的分担基督的王道使命——他的王道职务——与基督徒和人性的道德的各方面密切相关。

梵二在介绍天主子民的完整画像，并且不但指出司铎在此子民中的地位，也指出了教友的地位，不但指出圣统代表的地位，也指出了献身生活修会成员的地位时，大会并不单是根据社会学的前提而描述的，以人类社会而言，教会当然可以根据人类社会科学所运用的标准来审查和描述。可是这些 畴不够。为了有关的天主子民的整个团体和每一个人员，不仅是一个特有的「社会的一员」；而主要的是为每一个人有特有的「圣召」。的确，教会，天主的子民，根据以上圣保禄所说，以及比约十二世特别提到的，也是「基督的奥体」（注一八二）。隶属这一奥体，就产生与恩宠的救世行动相合的特别号召。因此，假如我们愿意观察这一个如此辽阔而又不同的天主子民的团体，我们首先要注视基督，他向此团体的每一个人说：「你来跟随我」（注一八叁）。门徒的团体，每一个人以不同方式——有时是有意识地并坚实地，有时不太有意识也不太踏实地——跟着基督。这也显示此社团的深切的「个人」性和幅度；依人性看，这一团体的生活虽是那麽的不同，它还是一个团体，因为它是所有的成员与基督一齐形成的，至少是因为在他们的心灵上烙有基督徒不可磨灭的印号。

梵二大公会议特别指出，这一个门徒的和为主作证者的「存有」团体，应该不断地——即使在「人性」方面——成为一个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和行动的团体。大公会议在这方面的启发，为其他教区性的、教廷的和各级组织的会议所承继。可是，我们应该常记得此真理：用作教会中真正革新的任何创新并有助带来真正光明的是基督（注一八四）、而此倡导应基於基督徒个人圣召的适当意识，以及在天主子民的团体中每一个基督徒对建立基督奥体的非凡、独特而不能重覆的圣宠的责任。此原则，是整个基督徒活动——传教和牧灵的活动，内修生活和社交生活的行动——的首要原则，它应适当地应用在整个人类和每一个人身上。教宗和每一位主教也应该应用此原则。司铎和会士也应忠於此原则。已婚夫妇、父母和不同环境和职业的男女，从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到做最简单工作的人的生活，都应以此原则为基础。就是因为「王道职务」的原则，为了效法基督的榜样，加予我们每一个人因被召而该做的事，以及因天主的恩宠为答覆我们的圣召而应做的事的义胜。这种忠信於经由基督而从天主领受到的召唤，包括对教会的集体责任，这也是梵二大公会议愿意教导所有基督徒的。在教会天主子民的团体中，在圣神行动的领导下，如圣保禄说的（注一八五），每一个成员都有「他自己的特恩」。虽然此「特恩」是一种个人的圣召和分享教会救世工作的形式，它也服务他人，建

立教会和人在世生活各方面的弟兄团体。

忠於个人的圣召，就是常准备尽「王道的服务」，对多种形态的建设有特别的意义，尤其是对那些更能影响我们的近人和整个社会的重要工作。已婚夫妇应该忠於他们的圣召而使人重视，如婚姻圣事的不可拆散性所要求的。司铎也应忠於自己的圣召而叫人尊敬，因为圣秩圣事以不可磨灭的神印烙在他们的心灵上。在领受这件圣事时，我们在拉丁教会内有意而自由地许下度独身的生活，因而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尽其所能，因着天主的圣宠，对此恩惠表示感激并忠信於为终身而做的承诺。他应该像已婚的人一样，因为他们得尽力对他们的婚姻的结合持守不渝，藉着爱的见证而建立家庭团体，并且教育新一代男女，使新一代以後也能献身於他们的圣召，就是耶稣基督曾给我们留下榜样和最美的模式的「王道服务」。由我们组成的教会是「为人的」，就是说藉着基於耶稣的榜样（注一八六）以及与他为我们所争得的恩宠的合作，我们能做到「称王」，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产生成熟的人性，成熟的人性是彻底的运用造物主在依「他的肖像和模样」使人存在时，所给予的自由的恩惠。这一恩惠的完全实现，在於以夫妇之爱的精神把整个的人毫无保留地给予基督，并与基督一齐给予众人，而那些依照福音劝谕完全献身於基督的男女，正是基督派往全世者。这就是一切古老的和现代的修会，以及在俗团体的修会生活的理想。

在现代，有时人们错误地以为自由本身是目的，当人随意应用自由时他就是自由的，而这该是我们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目标。可是，唯有当我们明智的运用自由而行真正的善事时，自由才是伟大的恩惠。基督教教导我们说，自由的最好的运用是爱德，爱德的具体表现是自我奉献和服务。因为这样的「自由，基督使我们获得自由」（注一八七）而且使我们永远自由。教会从这一点上，寻得了为她的使命和她在人间的服务，无尽的灵感，召叫和冲击。有关人自由的圆满真理是铭刻在救赎的奥迹中。当教会以不屈不挠的心、热切的爱和成熟的投身而保存此真理时，在整个团体中，因着每一个教友的忠於自己的圣召，教会传授此真理并在人生活中实行此真理时，教会才真正地服务人类。此点肯定了我们已提过的，就是：人是而且一直是教会每日生活的「路」。

22. 我们所依赖的母亲

在此教宗任期的开始，我的心思转向人类的救主，我愿因此而深入教会生活的最深的节奏里去。教会之度她自己的生活，是因为她从基督汲取生命，而基督常只有一个愿望：使我们获得生命，获得丰富的生命（注一八八）。在基督内的丰富生命也是为人的。因此教会，在分享救赎奥迹的一切富裕时，形成生活的子民的教会，他们是生活的，因为他们由「真理之神」（注一八九）的行动而自内心获得生气，因为他们受到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的爱（注一九〇）的春晖。教会内任何服务的目标，无论是使徒的、牧灵的、司铎的或主教的，都是为保持救赎奥迹和每一个人之间的动力的关系。

假如我们意识到这一工作，我们似乎更了解教会是慈母的意义（注一九一），以及说教会由来，尤其是现代，就需要一位母亲。我们特别应感激梵二大公会议的教长们，他们在教会宪章中以华美的圣母学表达了这一真理（注一九二）。既然保禄六世受此道理的启发，宣布基督的母亲是「教会之母」（注一九三），而此名衔已广泛地得到共鸣，也让他不称职的继承人在结束这些反省时，转向玛利亚，教会之母，这些反省是他在宗座服务之肇始值得提出的，玛利亚是教会的母亲，因为由於永生之父的不可名言的选择（注一九四），和爱的圣神的特殊行动，她把人性生命给了「万物因着他并为了他而存在」（注一九五）的天主子，而且整个天主子民

从他领受被选的恩宠和地位。她的圣子曾明白地以每一个人灵和每一个人心易於了解的方法，扩大圣母的母性，当他被悬在十字架上时，指定他的爱徒作为圣母之子（注一九七）。圣神暗示她在耶稣升天後也留在晚餐厅内，与使徒们一齐静心祈祷并期待，直到圣神降临的一天，在那一天教会脱离阴暗而得以有形的型态诞生（注一九八）。此後，所有後世如若望使徒一样为主作证和爱基督的门徒们，都以心神将圣母领到他们自己的家（注一九九），而她如此地自起初就是从天使报喜之时起，就加入救恩的历史，并参与教会的使命。因此，我们属於这一代的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愿意特别地与她结合在一起。我们这样做是完全附和古老的传统，而同时对其他所有基督教团体的成员，表示极大的尊敬和爱心。

我们这样做是受到信望爱的深切需要所催促。因为假如我们在教会和人类历史的这个艰难而重要的阶段，觉得特别需要转向基督——为了救赎的奥迹，他是教会的主和人类历史的主——我们相信没有人能比玛利亚更能引领我们进入此奥迹的天主性和人性的幅度中。没有人像玛利亚一样，是天主亲自领她入此奥迹中的。天主之母的恩宠的特点也就在於此。不但此母性尊位是人类历史上举世无双的，而且圣母因此母性而参与天主藉救赎奥迹救赎人的计划这件事，在行动的深度和围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可以说这一奥迹，是在纳匝肋的童女说「尔旨承行」时在她心中形成的。从那时起，此童贞而又是母亲的心，在圣神的特别影响之下，一直追随她圣子的事业，并关心一切基督所曾容纳并以无尽爱情继续容纳的人。为了这个原因，她的心也该有母亲般的无比爱心。天主之母嵌入救赎奥迹和教会生活中的母爱的特徵，在她与人和整个人生的特别接近上表现出来。圣母的奥迹也就在於此。特别爱圣母并把希望寄托於圣母的教会，愿意以更深刻的方法使此奥迹成为教会自己的奥迹。因为教会承认她每日生活的道路就是整个人。

藉着父所给的子，在人类历史中所表现的天父的永恒之爱，「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注二〇〇），此爱因着圣母更接近了我们每一个人，而且此爱因此更易使每一个人了解和容易接近。因此，玛利亚应该在教会日常生活的每一条道路上。因着她母亲般的临在，教会确知自己真实地度其师父和主的生活，并且她深刻而又活力充沛地生活在救赎奥迹中。同时，建立在现代人类不同生活的领域中的教会，也获得与人，与每一个人接近的确定和经验，成为每一个人的教会，天主子民的教会。

面对这些在教会道路中所遭遇的工作，这些教宗保禄六世在他第一封通谕中所明示的道路，同时意识到这些道路的绝对必要和能有的困难，我们更感到与基督密切结合的需要。在我们内心，如回声般响着主的话：「没有我你们甚麽也不能做」（注二〇一）。我们不仅感到需要，更有无上的义务要整个教会作更大、更热切和更多的祈祷，唯有祈祷能使日後的工作和困难，不成为危机的源由，而使之成为在接近二千年的历史阶段中，天主子民走向「预许之地」的机遇和更成熟的成果的起点。为此，当我以热诚而谦逊的心呼吁大家祈祷来结束此默想时，我愿意教会心地与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注二〇二）一起做此祈祷，犹如主的使徒和门徒们於耶稣升天後在耶路撒冷的晚餐厅所做的一样（注二〇三）。我尤其恳求玛利亚，教会的天上母亲，乐意与我们一齐做人类新的将临期的祈祷，为使我们组成教会——她唯一圣子的奥体。我希望藉此祈祷，我们能领受临於我们的圣神（注二〇四）而能「到天涯地角」（注二〇五）作基督的见证，就像那些在五旬节日从耶路撒冷晚餐厅出发的人一样。

我以宗座遐福祝福你们。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一九七九年（在职第一年）叁月四日四旬期第一主日
发自罗马圣伯铎大殿